



劉向古賢列女傳序

吳郡黃魯曾撰

夫昌暉在陰順道屬女而其理恢天則
功博人倫不可以無儀籠弗晨囿者也
且性天難盡聖賢少儔而女以立範於
天下後世者往往有焉予嘗欽想古之
列女思讀漢劉向所作之傳之序之頌
有參軍朱君繼甫曰子既歆此奚不求

其善本以觀其畧進而揚其美無乃益
於風化耶予於華卿黃君假之以覽而
心遂欲翼贊之蓋以見其人之艱邁於
斯世德之罕著於斯名也考其冠以母
儀次以賢明又次以仁智貞順節義而
終以辨通可見坤稱表易比類著禮有
以畢夫女士之至行矣然古人之設教
也聽從存幼公宮于適未嘗一時間亂
而又有胎教天然者焉如此而鮮其人
厥由何也蓋歸妹之凶陳仲之吉二者
變於彞彝倫之間而堯舜德衰后王誰遯
所以淪胥墜落而不一貞其分義彘彘
尚為虧損况於全人道保國家立萬代
之防率地人之善者乎後世之有嚴於
家女生於室者可不素豫以索其教原
飭備以陳其訓事而此書者當與曲禮

之禮家人之卦參以奉尚之也歟

嘉靖三十一年八月朔序

古列女傳序

古列女傳八篇劉向所序也向為漢成帝光祿大夫
當趙后姊姊嬖寵時奏此書以諷宮中其文美刺詩
書已來女德善惡繫於家國治亂之効者故有母儀
賢明仁智貞順節義辯通孽嬖等篇而各頌其義圖
其狀惣為卒篇傳如太史公記頌如詩之四言而圖
為屏風云然世所行班氏注向書乃分傳每篇上下
并頌為十五卷其十二傳無頌三傳其同時人五傳
其後人而通題日向謨題其頌日向子歆謨與漢史
不合故崇文摠目以陳嬰母等十六傳為後人所附
予以頌考之每篇皆十五傳耳則凡無頌者宜皆非
向所奏書不特自陳嬰母為斷也頌有齊倉公女等

也

亦漢時人而秦已上女史見於他書而此顧不錄者猶衆亦不特周郊婦等四人而已頌云畫之屏風而史有頌圖在八篇中今直祕閣呂縉叔集賢校理蘇子容象山令林次中各言嘗見母儀賢明四卷於江南人家其畫為古佩服而各題其頌像側然崇文及三君北遊諸藏書家皆無此本不知其傳果向之頌圖歟抑後好事者據其頌取古佩服而圖之歟莫得而攷已余讀向書每愛其文嘉其志而惜其所序散亡脫繆於千歲之間幸存而完者此一書耳復為他手竄疑於其真故并錄其目而以頌證之刪為八篇號古列女傳蓋凡以列女名書者皆祖之劉氏故去餘二十傳其文亦奧雅可喜非魏晉諸史所能作也故又自周郊婦至東漢梁嫗等以時次之別為一篇號續列女傳余友介甫嘗譔余曰子政述諸狂女而成書證其君迂哉其所學也子何區區喜治之耶余以謂先王之俗既熄學士大夫誦詩書修仁義進取當路之功有卓犖顯赫若不可攀者試窮其迹其不槩於聖人多矣然聖人之道亦未嘗廢狂狷也况女子哉且其所列其惡者固足以垂家國之戒狂者雖未中禮義而一志於善行成於房闈使其皆遭先王之俗追琢其質而克其莠自家刑國則雖列於賢妃治臣著之詩書可也余是以閱其不幸而與向之舉於其君固有直諒多聞之益也竊明而存之以告後世君子何尤焉嘉祐八年九月二十八日長樂王回

撰

謹按列女傳頌義大序小序及頌或者皆以爲劉向子劉歆作驥謹按隋書崇文總目及本朝曾校書序則非歆作明矣然崇文總目則以續二十傳無頌附入向七篇中分上下爲一十四篇并傳頌一篇共成一十五篇今人則以向所撰列女傳七篇并續列女傳二十傳爲一篇共計八篇今止依此將頌義大序列於目錄前小序七篇散見目錄中間頌見各人傳後觀者宜詳察焉嘉定七年甲戌十二月初五日武夷蔡驥孔良拜手謹書

古列女傳目錄序

劉向所叙列女傳凡八篇華具漢書向列傳而隋書及崇文摠目皆稱向列女傳十五篇曹大家注以頌義攷之蓋大家所注離其七篇為十四與頌凡十五篇而益以陳嬰母及東漢以來凡十六事非向書本然也蓋向舊書之亡久矣嘉祐中集賢校理蘇頌始以頌義為篇次復定其書為八篇與十五篇並藏於館閣而隋書以頌義為劉歆作與向列傳不合今驗頌義之文蓋向之自叙又藝文志有向列女傳頌圖明非歆作也自唐之亂古書之在者少矣而唐志錄列女傳凡十六家至大家注十五篇者亦無錄然其書今在則古書之或有錄而亡或無錄而在者亦衆

矣非可惜哉今校讎其八篇及十五篇者已定可繕
寫初漢承秦之敝風俗已大壞矣而成帝後宮趙衛
之屬尤自放向以謂王政必自內始故列古女善惡
所以致興亡者以戒天子此向述作之大意也其言
大任之娠文王也目不視惡色耳不聽淫聲口不出
教言又以謂古之人胎教者皆如此夫能正其視聽
言動者此大人之事而有道者之所畏也顧令天下
之女子能之何其盛也以臣所聞蓋為之師傅保姆
之助詩書圖史之戒珩璜琺瑯之節威儀動作之度
其教之者雖有此具然古之君子未嘗不以身化也
故家人之義歸於反身二南之業本於文王夫豈自
外至哉世皆知文王之所以興能得內助而不知其
所以然者蓋本於文王之躬化故內則后妃有關雎
之行外則群臣有二南之美與之相成其推而及遠
則商辛之昏俗江漢之小國兔置之野人莫不好善
而不自知此所謂身修故家國天下治者也後世自
學問之士多徇於外物而不安其守其室家既不見
可法故競於邪侈豈獨無相成之道哉士之苟於自
恕顧利冒耻而不知反己者往二以家自累故也故
曰身不行道不行於妻子信哉如此人者非素處顯
也然去二南之風亦已遠矣况於南鄉天下之主哉
向之所述勸戒之意可謂篤矣然向號博極群書而
此傳稱詩采芣柏舟大車之類與今序詩者之說尤
乖異蓋不可考至於式微之一篇又以謂二人之作

豈其所取者博故不能無失歟其言象計謀殺舜及舜所以可脫者頗合於孟子然此傳或有之而孟子所不道者蓋亦不足道也凡後世諸儒之言經傳者固多如此覽者采其有補而擇其是非可也故為之叙論以發其端云編校館閣書籍臣曾鞏序

劉向古列女傳目錄

一卷

母儀傳

有虞二妃	棄母姜嫄	契母簡狄	啓母塗山
湯妃有娀	周室三母	衛姑定姜	齊女傅母
鄒孟軻母	魯季敬姜	楚子發母	魯母師
魏芒慈母	齊田稷母		

二卷

賢明傳

周宣姜后	晉文齊姜	楚莊樊姬	秦穆公姬
齊桓衛姬	周南妻	宋鮑女宗	晉趙衰妻
陶答子妻	柳下惠妻	魯黔婁妻	齊相御妻

楚接輿妻 楚老萊妻 楚於陵妻
三卷

仁智傳

密康公母 楚武鄧曼 許穆夫人 曹僖氏妻
孫叔敖母 晉伯宗妻 衛靈夫人 齊靈仲子
魯臧孫母 晉羊叔姬 晉范氏母 魯公乘姒
魯漆室女 魏曲沃婦 趙將括母

四卷

貞順傳

召南申女 宋恭伯姬 衛宣夫人 蔡人妻
黎莊夫人 齊孝孟姬 息君夫人 齊杞梁妻
楚平伯嬴 楚昭貞姜 楚白貞姬 衛宗二順

魯寡陶嬰 梁寡高行 陳寡孝婦

五卷

節義傳

魯孝義保 楚成鄭督 晉圉懷嬴 楚昭越姬
蓋將妻 魯義姊妹 代趙夫人 齊義繼母
魯秋潔婦 周主忠妾 魏節乳母 梁節姊妹
珠厓二義 邵陽友娣 京師節女

六卷

辯通傳

齊管妾婧 楚江乙母 晉弓工女 齊傷槐女
楚野辯女 阿谷處女 趙津女娟 趙佛盼母
齊威虞姬 齊鍾離春 齊宿瘤女 齊孤逐女

楚處莊姪 齊女徐吾 齊太倉女

七卷

孽嬖傳

夏桀末喜 殷紂妲己 周幽褒姒 衛宣公姜

魯桓文姜 魯莊哀姜 晉獻驪姬 魯宣繆姜

陳女夏姬 齊靈聲姬 齊東郭姜 衛二亂女

趙靈吳女 楚考李后 趙悼倡后

右七卷俱有頌義小序見前

八卷

續列女傳

周郊婦人續仁智 陳辯女續辯通 聶政姊續節義

王孫氏母續節義 陳嬰母續賢明 王陵母續節義

傅不疑母續母儀 張湯母續仁智 楊夫人續賢明

嚴延年母續仁智 霍夫人顯續孽 漢馮昭儀續節義

右十二傳漢成帝前人而無頌

王章妻女續仁智 班婕妤續辯通

趙飛燕姊姊續孽嬖 漢孝平王后續貞順

更始韓夫人續孽嬖 梁鴻妻續賢明

明德馬后續母儀 梁夫人嫗續辯通

右三傳成帝同時人五傳後時人而皆班氏前

人或同時人並無頌人

古劉向列女傳目錄終

劉向古列女傳小序

吳郡朱景固校正

母儀傳

惟若母儀賢聖有智行爲儀表言則中義胎養子孫以漸教化旣成以德致其功業姑母察此不可不法賢明傳

仁智傳

惟若賢明廉正以方動作有節言成文章咸曉事理知世紀綱循法興居終身無殃妃后賢焉名號必揚仁智傳
惟若仁智豫識難易原度天道禍福所移歸義從安危險必避專專小心永懼匪懈夫人省茲榮名必利貞順傳

惟若貞順修道正進避嫌遠別為必可信終不更二
天下之俊勤正潔行精專謹慎諸姬觀之以為法訓
節義傳

惟若節義必死無避好善慕節終不肯義誠信勇敢
何有險詖義之所在赴之不疑姜妘法斯以為世基
辯通傳

惟若辯通文辭可從連類引譬以投禍凶推摧一切
後不復重終能一心開意甚公妻妾則焉為世所誦
孽嬖傳

惟若孽嬖亦甚嫚易淫妬熒惑背節棄義指是為非
終被禍敗

劉向古列女傳卷之一

吳郡黃魯曾 贊

吳郡朱景固校正

母儀傳

有虞二妃

有虞二妃者帝堯之二女也長娥皇次女英舜父頑
母嚚父號瞽叟弟曰象敖游於嫚舜能諧柔之承事
瞽叟以孝母憎舜而愛象舜猶內治靡有姦意四嶽
薦之於堯堯乃妻以二女以觀厥內二女承事舜於
畎畝之中不以天子之女故而驕盈怠嫚猶謙謙恭
儉思盡婦道瞽叟與象謀殺舜使塗廩舜歸告二女
曰父母使我塗廩我其往二女曰往哉舜既治廩乃

捐階瞽叟焚廩舜往飛出象復與父母謀使舜浚井
舜乃告二女二女曰俞往哉舜往浚井格其出入從
掩舜潛出時既不能殺舜瞽叟又速舜飲酒醉將殺
之舜告二女二女乃與舜藥浴汪遂往舜終日飲酒
不醉舜之女弟繫伶之與二嫂諧父母欲殺舜舜猶
不怨怒之不已舜往于田號泣日呼旻天呼父母惟
害若茲思慕不已不怨其弟篤厚不怠既納于百揆
賓于四門選于林木入于大麓堯試之百方每事常
謀於二女舜既嗣位升為天子娥皇為后女英為妃
封象于有庠事瞽叟猶若焉天下稱二妃聰明貞仁
舜陟方死於蒼梧號曰重華二妃死於江湘之間俗
謂之湘君君子曰二妃德純而行篤詩云不顯惟德
百辟其刑之此之謂也

頌曰

元始二妃 帝堯之女 嬪列有虞 承舜於下
以尊事卑 終能勞苦 瞽叟和寧 卒享福祐

贊曰

內治動君 妻女觀內 婦道克全 贊以順對
孝弟至矣 伊二女遂 江湘不泯 德美作對

棄母姜嫄

棄母姜嫄者郃侯之女也當堯之時行見巨人跡好
而履之歸而有娠浸以益大心怪惡之卜筮禋祀以
求無子終生子以為不祥而棄之隘巷牛羊避而不
踐乃送之平林之中後伐平林者咸薦之覆之乃取

置寒冰之上飛鳥偃翼之姜嫄以為異乃收以歸因命曰棄姜嫄之性清靜專一好種稼穡及棄長而教之種樹桑麻棄之性明而仁能育其教卒致其名堯使棄居稷官更國郃地遂封棄於郃號曰后稷及堯崩舜即位乃命之曰棄黎民阻飢汝后稷播時百穀其後世世居稷至周文武而興為天子君子謂姜嫄靜而有化詩云赫赫姜嫄其德不回上帝是依又曰思文后稷克配彼天立我烝民此之謂也

頌曰

棄母姜嫄

清靜專一

履跡而孕

懼棄於野

鳥獸覆翼

乃復收恤

卒為帝佐

毋道既畢

贊曰

履跡生子

棄而復收

稼穡之教

能育以由

郃封其功

舜用后稷

兩徵於詩

毋德奕奕

契母簡狄

契母簡狄者有娥氏之長女也當堯之時與其妹娣浴於玄丘之水有玄鳥銜卵過而墜之五色甚好簡狄與其妹娣競往取之簡狄得而含之誤而吞之遂生契焉簡狄性好人事之治上知天文樂於施惠及契長而教之理順之序契之性聰明而仁能育其教卒致其名堯使為司徒封之於亳及堯崩舜即位乃勅之曰契百姓不親五品不遜汝作司徒而敬敷五教在寬其後世世居亳至殷湯興為天子君子謂簡狄仁而有禮詩云有娥方將立子生商又曰天命玄

鳥降而生商此之謂也

頌曰

契母簡狄 敦仁勵翼 吞卵產子 遂自修飾
教以事理 推恩有德 契為帝輔 盖母有力

贊曰

玄丘遇瑞 命鳥自天 以人事治 率子長焉
司徒汝作 仁禮惟莫 有娥之女 毋道濯濯

啓母塗山

啓母者塗山氏長女也夏禹娶以為妃既生啓辛壬
癸甲啓呱呱泣禹去而治水惟荒度土功三過其家
不入其門塗山獨明教訓而致其化焉及啓長化其
德而從其教卒致令名禹為天子而啓為嗣持禹之
功而不殞君子謂塗山疆於教誨詩云釐爾士女從
以孫子此之謂也

頌曰

啓母塗山 維配帝禹 辛壬癸甲 禹往敷土
啓呱呱泣 毋獨論序 教訓以善 卒繼其父

贊曰

塗山之慶 禹實配之 土功惟棘 生子離之
子化從母 令名翊翊 易禪為繼 考諸釐爾

湯妃有嬖

湯妃有嬖者有嬖氏之女也殷湯娶以為妃生仲壬
外丙亦明教訓致其功有嬖之妃湯也統領九嬪後
宮有序咸無妬媚逆理之人卒致王功君子謂妃明

而有序詩云窈窕淑女君子好逑言賢女能為君子和好衆妾其有嫔之謂也

頌曰

湯妃有嫔 賢行聰明 媵從伊尹 自夏適殷
勤慤治中 九嬪有行 化訓內外 亦無愆殃

贊曰

有嫔殷娶 內功是極 統領德行 九嬪無逆
明而有序 君子謂之 窈窕之詩 可以歌之

周室三母

三母者太姜太任太妣○太姜者王季之母有呂氏之女太王娶以為妃生太伯仲雍王季貞順率道靡有過失太王謀事遷徙必與太姜君子謂太姜廣於德教德教本也而謀事次之詩云古公亶父來朝走馬率西水滸至於歧下爰及姜女聿來胥宇此之謂也蓋太姜淵智非常雖太王之賢聖亦與之謀其知大王仁恕必可以比國人而景附矣

大任者文王之母摯任氏中女也王季娶為妃太任之性端一誠莊惟德之行及其有娠目不視惡色耳不聽淫聲口不出敖言能以胎教洩於豕牢而生文王文王生而明聖太任教之以一而識百君子謂太任為能胎教古者婦人妊子寢不側坐不邊立不蹕不食邪味割不正不食席不正不坐目不視于邪色耳不聽于淫聲夜則令瞽誦詩道正事如此則生子形容端正才德必過人矣故妊子之時必慎所感感

於善則善感於惡則惡人生而肖父母者皆其母感於物故形音肖之文王母可謂知肖化矣

太妣者武王之母禹后有嫫妣氏之女仁而明道文王嘉之親迎于渭造舟爲梁及入太妣思媚太姜大任旦夕勤勞以進婦道太妣號曰文母文王理陽道而治外文母理陰道而治內太妣生有十男長伯邑考次則武王發次則周公旦次則管叔鮮次則蔡叔度次則曹叔振鐸次則霍叔武次則成叔處次則康叔封次則聃季載太妣教誨十子自少及長未嘗見邪僻之事及其長文王繼而教之卒成武王周公之德武王纘大王王季文王之緒壹戎衣而有天下身不失天下之顯名尊爲天子富有四海之內宗廟饗

之子孫保之武王末受命周公成文武之德追王大王王季上祀先公以天子之禮斯禮也達乎諸侯大夫及士庶人父爲大夫子爲士葬以大夫祭以士父爲士子爲大夫葬以士祭以大夫期之喪達乎大夫三年之喪達乎天子父母之喪無貴賤一也蓋十子之中惟武王周公成聖要其安民以播烈光制禮以廣達孝而言之則盛德自然著矣若管蔡監殷而畔乃人才質不同有不可以少加重任者易曰力小而任重鮮不及矣反思其受教之時未必至於斯也豈可以累太妣耶故君子謂太妣仁明而有德詩曰大邦有子倪天之妹文定厥祥親迎于渭造舟爲梁不顯其光又曰太妣嗣徽音則百斯男此之謂也

頌曰

周室三母 太姜任姒 文武之興 蓋由斯起

太姒最賢 號曰文母 三姑之德 亦甚大矣

太姜贊曰

懿哉太姜 賢順靡失 遷國有謀 作太王翼

三聖為子 出繼兩得 德教之廣 考詩不忒

太任贊曰

王妃太任 性德合一 脩飭有娠 聖子天錫

何天錫之 教一識百 胎教有聲 萬世不易

太姒

思媚太姒 舟梁來只 勤進婦道 治內有以

號為文母 教誨十子 仁明有德 君子稱許

衛姑定姜

衛姑定姜者衛定公之夫人公子之母也公子既娶

而死其婦無子畢三年之喪定姜歸其婦自送之至

於野恩愛哀思悲心感慟立而望之揮泣垂涕乃賦

詩曰燕燕于飛差池其羽之子于歸遠送于野瞻望

不及泣涕如雨送去歸泣而望之又作詩曰先君之

思以畜寡人君子謂定姜為慈姑過而之厚定公惡

孫林父孫林父奔晉晉侯使卻犢為請還定公欲辭

定姜曰不可是先君宗卿之嗣也大國又以為請而

弗許將亡雖惡之不猶愈於亡乎君其忍之夫安民

而宥宗卿不亦可乎定公遂復之君子謂定姜能遠

患難詩曰其儀不忒正是四國此之謂也定公卒立

敬妣之子衍爲君是爲獻公獻公居喪而慢定姜既
哭而息見獻公之不哀也不內食飲嘆曰是將敗衛
國必先害善人夫禍衛國也夫吾不獲縛也使主社
稷大夫聞之皆懼孫文子自是不敢舍其重器於衛
縛者獻公弟子鮮也賢而定姜欲立之而不得後獻
公暴虐慢侮定姜卒見逐走出亡至境使祝宗告亡
且告無罪於廟定姜曰不可若令無神不可誣有罪
若何告無罪也且公之行舍大臣而與小臣謀一罪
也先君有冢卿以爲師保而蔑之二罪也余以巾櫛
事先君而暴妾使余三罪也告亡而已無告無罪其
後賴縛力獻公復得反國君子謂定姜能以辭教詩
云我言惟服此之謂也鄭皇耳率師侵衛孫文子卜
追之獻兆於定姜曰兆如山林有夫出征而喪其雄
定姜曰征者喪雄禦寇之利也大夫圖之衛人追之
獲鄭皇耳於大丘君子謂定姜達於事情詩云左之
左之君子宜之此之謂也

頌曰

衛姑定姜 送婦作詩 恩愛慈惠 泣而望之
數諫獻公 得其罪尤 聰明遠識 麗於文辭

贊曰

內悲子婦 外忍卿嗣 定姜之賢 二德其是
社稷爲圖 辭教爲能 外患斷卜 達於事情

齊女傳母

傳母者齊女之傳母也女爲衛莊公夫人號曰莊姜

姜交好始往操行衰惰心淫泆冶容傳母見其婦道不正諭之云子之家世世尊榮當為民法則子之質聰達於事當為人表式儀貌壯麗不可不自修整衣錦絢裳飾在輿馬是不貴德也乃作詩曰碩人其頤衣錦絢衣齊侯之子衛侯之妻東宮之妹邢侯之姨譚公維私砥厲女之心以高節以為人君之子弟為國君之夫人尤不可有邪僻之行焉女遂感而自修君子善傳母之防未然也莊姜者東宮得臣之妹也無子姆戴嬀之子桓公公子州吁嬖人之子也有寵驕而好兵莊公弗禁後州吁果殺桓公詩曰母教猥升木此之謂也

頌曰

齊女傳母

防女未然

稱列先祖

莫不尊榮

作詩明指

使無辱先

莊姜姆妹

卒能脩身

贊曰

傳母先邪

克諭莊姜

碩人之詩

厥辭洋洋

俾自修飭

善非已得

不辱其先

終賴防力

鄒孟軻母

鄒孟軻之母也號孟母其舍近墓孟子之少也嬉遊為墓間之事踴躍築埋孟母曰此非吾所以居處子乃去舍市傍其嬉戲為賈人街賣之事孟母又曰此非吾所以居處子也復徙舍學宮之傍其嬉遊乃設俎豆揖讓進退孟母曰真可以居吾子矣遂居之及孟子長學六藝卒成大儒之名君子謂孟母善以漸

化詩云彼姝者子何以予之此之謂也自孟子之少也既學而歸孟母方績問曰學所至矣孟子曰自若也孟母以刀斷其織孟子懼而問其故孟母曰子之廢學若吾斷斯織也夫君子學以立名問則廣知是以居則安寧動則遠害今而廢之是不免於廝役而無以離於禍患也何以異於織績而食中道廢而不爲寧能衣其夫子而長不乏糧食哉女則廢其所食男則墮於修德不爲竊盜則爲虜役矣孟子懼旦夕勤學不息師事子思遂成天下之名儒君子謂孟母知爲人母之道矣詩云彼姝者子何以告之此之謂也孟子既娶將入私室其婦袒而在內孟子不悅遂去不入婦辭孟母而求去曰妾聞夫婦之道私室不與焉今者妾竊墮在室而夫子見妾勃然不悅是客妾也婦人之義蓋不容宿請歸父母於是孟母召孟子而謂之曰夫禮將入門問孰存所以致敬也將上堂聲必揚所以戒人也將入戶視必下恐見人過也今子不察於禮而責禮於人不亦遠乎孟子謝遂畱其婦君子謂孟母知禮而明於姑母之道孟子處齊而有憂色孟母見之曰子若有憂色何也孟子曰不敏異日間居擁楹而歎孟母見之曰鄉見子有憂色曰不也今擁楹而歎何也孟子對曰軻聞之君子稱身就位不爲苟得而受賞不貪榮祿諸侯不聽則不達其上聽而不用則不踐其朝今道不用於齊願行而母老是以憂也孟母曰夫婦人之禮精五飴幕酒

漿養舅姑縫衣裳而已矣故有閨內之修而無境外之志易曰在中饋無攸遂詩曰無非無儀惟酒食是議以言婦人無擅制之義而有三從之道也故年少則從乎父母出嫁則從乎夫夫死則從乎子禮也今子成人也而我老矣子行乎子義吾行乎吾禮君子謂孟母知婦道詩云載色載笑匪怒匪教此之謂也

頌曰

孟子之母 教化列分 處子擇藝 使從大倫
子學不進 斷機示焉 子遂成德 爲當世冠

孟母贊曰

毋何聖善 能教則然 墓而學宮 非可屢遷
女事若休 示學靡全 成此名儒 莫由已焉

孟婦贊曰

夫子之道 以禮興婦 婦辭墮禮 乃愧心惰
匪客而親 義合則固 謝訓始留 偕老克副

魯季敬姜

魯季敬姜者莒女也號戴已魯大夫公父穆伯之妻文伯之母季康子之從祖叔母也博達知禮穆伯先死敬姜守養文伯出學而還歸敬姜側目而盼之見其友上堂從後階降而却行奉劍而正履若事父兄文伯自以爲成人矣敬姜召而數之曰昔者武王罷朝而結絲絲絕左右顧無可使結之者俯而自申之故能成王道桓公坐友三人諫臣五人日舉過者三十人故能成伯業周公一食而三吐哺一沐而三握

髮所執贄而見於窮閭隘巷者七十餘人故能存周室彼二聖一賢者皆霸王之君也而下人如此其所與遊者皆過已者也是以日益而不自知也今以子年之少而位之卑所與遊者皆爲服役子之不益亦以明矣文伯乃謝罪於是乃擇嚴師賢友而事之所與遊處者皆黃耄倪齒也文伯引衽攘卷而親饋之敬姜曰子成人矣君子謂敬姜備於教化詩云濟濟多士文王以寧此之謂也文伯相魯敬姜謂之曰吾語汝治國之要盡在經矣夫幅者所以正曲枉也不可不疆故幅可以爲將畫者所以均不均服不服也故畫可以爲正物者所以治蕪與莫也故物可以爲都大夫持交而不失出入不絕者捆也捆可以爲大行人也推而往引而來者綜也綜可以爲開內之師主多少之數者均也均可以爲內史服重任行遠道正直而固者軸也軸可以爲相舒而無窮者摘也摘可以爲三公文伯再拜受教文伯退朝朝敬姜敬姜方績文伯曰以歎之家而主猶績懼于季孫之怒其以歎爲不能事主乎敬姜歎曰魯其亡乎使吾子備官而未之聞耶居吾語女昔聖王之處民也擇瘠土而處之勞其民而用之故長王天下夫民勞則思思則善心生逸則淫淫則忘善忘善則惡心生沃土之民不材淫也瘠土之民嚮義勞也是故天子大采朝日與三公九卿組織施德日中考政與百官之政事使師尹維旅牧宣敬民事少采夕月與太史司載糾

虞天刑日入監九御使潔奉禘郊之粢盛而後卽安
諸侯朝脩天子之業令晝考其國夕省其典刑夜儆
百工使無惰淫而後卽安卿大夫朝考其職晝講其
庶政夕序其業夜庀其家事而後卽安士朝而受業
晝而講黷夕而習復夜而討過無憾而後卽安自庶
人以下明而動晦而休無自以怠王后親織玄紵公
侯之夫人加之以紘纒卿之內子爲大帶命婦成祭
服則士之妻加之以朝服自庶士以下皆衣其夫社
而賦事烝而獻功男女効績否則有辟古之制也君
子勞心小人勞力先王之訓也自上以下誰敢淫心
舍力今我寡也爾又在下位朝夕處事猶恐忘先人
之業况有怠惰其何以辟吾冀而朝夕脩我曰必無

廢先人爾今也曰謂不自安以是承君之官余懼穆
伯之絕嗣也仲尼聞之曰弟子記之季氏之婦不淫
矣詩曰婦無公事休其蠶織言婦人以織績爲公事
者也休之非禮也文伯飲南宮敬叔酒以露堵父爲
客羞鼈焉爲小堵父怒相延食鼈堵父辭曰將使鼈
長而食之遂出敬姜聞之怒曰吾聞之先子曰祭養
尸饗養上賓鼈於人何有而使夫人怒遂逐文伯五
日魯大夫辭而復之君子謂敬姜爲慎微詩曰我有
旨酒嘉賓式讌以樂言尊賓也文伯卒敬姜戒止妾
曰吾聞之好內女死之好外士死之今吾子夭死吾
惡其以好內聞也二三婦之辱共祀先祀者請毋瘠
色毋揮涕毋陷膺毋憂容有降服毋加服從禮而靜

是昭吾子仲尼聞之曰女知莫如婦男知莫如夫公
父氏之婦知矣欲明其子之令德詩曰君子有穀貽
厥孫子此之謂也敬姜之處喪也朝哭穆伯暮哭文
伯仲尼聞之曰季氏之婦可謂知禮矣愛而無私上
下有章敬姜嘗如季氏康子在朝與之言不應從之
及寢門不應而入康子辭於朝而入見曰肥也不得
聞命毋乃罪耶敬姜對曰子不聞耶天子及諸侯合
民事於內朝自卿大夫以下合官職於外朝合家事
於內朝寢門之內婦人治其職焉上下同之夫外朝
子將業君之官職焉內朝子將庀季氏之政焉皆非
吾所敢言也康子嘗至敬姜闔門而與之言皆不踰
閾祭悼子康子與焉酢不受徹俎不讌宗不具不繹
繹不盡飲則不退仲尼謂敬姜別於男女之禮矣詩
曰女也不爽此之謂也

頌曰

文伯之母 號曰敬姜 通達知禮 德行光明
匡子過失 教以法理 仲尼賢焉 列為慈母

贊曰

敬姜善教 始言下人 繼以相道 治要在經
因績有發 戒在淫心 慎微明德 慈母可稱

楚子發母

楚將子發之母也子發攻秦絕糧使人請於王因歸
問其母母問使者曰士卒得無恙乎對曰士卒并分
菽粒而食之又問將軍得無恙乎對曰將軍朝夕芻

秦黍梁子發破秦而歸其母閉門而不內使人數之
曰子不聞越王勾踐之伐吳客有獻醇酒一器王使
人往江之上流使士卒飲其下流味不及加美而士
卒戰自五也異日有獻一囊糗糒者王又以賜軍士
分而食之甘不踰噍而戰自十也今子為將士卒并
分菽粒而食之子獨朝夕芻黍黍梁何也詩不云乎
好樂無荒良士休休言不失和也夫使人入於死地
而自康樂於其上雖有以得勝非其術也子非吾子
也無入吾門子發於是謝其母然後內之君子謂子
發母能以教誨詩云教誨爾子式穀似之此之謂也

頌曰

子發之母

刺子驕泰

將軍稻梁

士卒菽粒

責以無禮

不得人力

君子嘉焉

編於母德

贊曰

為將之道

宜和士卒

勾踐克君

酒糒是及

上何芻黍

下何菽粒

子謝子罪

母成母德

魯之母師

母師者魯九子之寡母也臘日休作者歲祀禮事畢
悉召諸子謂曰婦人之義非有大故不出夫家然吾
父母家幼稚歲時禮不理吾從汝謁往監之諸子皆
頓首許諾又召諸婦曰婦人有三從之義而無專制
之行少繫父母長繫於夫老繫於子今諸子許我歸
視私家雖踰正禮願與少子俱以備婦人出入之制
諸婦其慎房戶之守吾夕而反於是使少子僕歸辨

家事天陰還失早至閭外而止夕而入魯大夫從臺上見而怪之使人問視其居處禮節甚脩家事甚理使者還以狀對於是大夫召母而問之曰一日從北方來至閭而止良久夕乃入吾不知其故甚怪之是以問也母對曰妾不幸早失夫獨與九子居臘月禮畢事聞從諸子謂歸視私家與諸婦孺子期夕而反妾恐其酹醪醉飽人情所有也妾反太早不敢復反故止閭外期盡而入大夫美之言於穆公賜母尊號曰母師使明請夫人夫人諸姬皆師之君子謂母師能以身教夫禮婦人未嫁則以父母為天既嫁則以夫為天其喪天母則降服一等無二天之義也詩云出宿于濟飲餞于禰女子有行遠父母兄弟

頌曰

九子之母 誠知禮經 謁歸還返 不掩人情
德行既備 卒蒙其榮 魯君賢之 號以尊名

贊曰

三從之義 寡母是明 視私曰還 失早以陰
臺上之見 大夫感心 尊為母師 以禮得名

魏芒慈母

魏芒慈母者魏孟陽氏之女芒卯之後妻也有三子前妻之子有五人皆不愛慈母遇之甚異猶不愛慈母乃命其三子不得與前妻子齊衣服飲食起居進退甚相遠前妻之子猶不愛於是前妻中子犯魏王令當死慈母憂慼悲哀帶圍減尺朝夕勤勞以救其

罪人有謂慈母曰何為勤勞憂懼如此慈母曰如妾
親子雖不愛妾猶救其禍而除其害獨於假子而不
為何以異於凡母其父為其孤也而使妾為其繼母
繼母如母為人母不能愛其子可謂慈乎親其親而
偏其假可謂義乎不慈且無義何以立於世彼雖不
愛妾安可以忘義乎遂說之魏安釐王聞之高其義
曰慈母如此可不赦其子乎乃赦其子復其家自此
五子親附慈母雍雍若一慈母以禮義之漸率導八
子咸為魏大夫卿士各成於禮義君子謂慈母一心
詩云尸鳩在桑其子七兮淋人君子其儀一兮其儀
一兮心如結兮言心之均一也尸鳩以一心養七子
君子以一儀養萬物一心可以事百君百心不可以
事一君此之謂也

頌曰

芒卯之妻 五子後母 慈惠仁義 扶養假子
雖不吾愛 拳拳若親 繼母若斯 亦誠可尊

贊曰

母有一心 子無前後 乃勤乃憂 禍害是救
待假踰親 父孤為厚 詩以詠之 尸鳩不繆

齊田稷母

齊田稷子之母也田稷子相齊受下吏之貨金百鎰
以遺其母母曰子為相三年矣祿未嘗多若此也豈
修士大夫之費哉安所得此對曰誠受之於下其母
曰吾聞士修身潔行不為苟得竭情盡實不行詐偽

非義之事不計於心非理之利不入於家言行若一
情貌相副今君設官以待子厚祿以奉子言行則可
以報君夫爲人臣而事其君猶爲人子而事其父也
盡力竭能忠信不欺務在効忠必死奉命廉潔公正
故遂而無患今子反是遠忠矣夫爲人臣不忠是爲
人子不孝也不義之財非吾有也不孝之子非吾子
也子起田稷子慙而出反其金自歸罪於宣王請就
誅焉宣王聞之大賞其母之義遂舍稷子之罪復其
相位而以公金賜母君子謂稷母廉而有化詩曰彼
君子兮不素飧兮無功而食祿不爲也況於受金乎

頌曰

田稷之母 廉潔正直 責子受金 以爲不德

忠孝之事 盡材竭力 君子受祿 終不素食

贊曰

母教子忠 忠以廉潔 不廉不忠 兩無以竭
反金歸罪 稷子用說 賞義之賜 報其化協

劉向古列女傳卷之二

賢明傳

周宣姜后

周宣姜后者齊侯之女也賢而有德事非禮不言行非禮不動宣王常早卧晏起后夫人不出房姜后脫簪珥待罪於永巷使其傅毋通言於王曰妾之不才妾之淫心見矣至使君王失禮而晏朝以見君王樂色而忘德也夫苟樂色必好奢窮欲亂之所興也原亂之興從婢子起敢請婢子之罪王曰寡人不德寔自生過非夫人之罪也遂復姜后而勤於政事早朝晏退卒成中興之名君子謂姜后善於威儀而有德行夫禮后夫人御於君以燭進至於君所滅燭適房

中脫朝服衣褻服然後進御于君鷄鳴樂師擊鼓以告旦后夫人鳴佩而去詩曰威儀抑抑德音秩秩又曰隰桑有阿其葉有幽既見君子德音孔膠夫婦人以色親以德固姜氏之德行可謂孔膠也

頌曰

嘉茲姜后 厥德孔賢 由禮動作 匡配周宣
引過推讓 宣王悟焉 夙夜崇道 為中興君

贊曰

德禮齊女 脫簪規君 周王改過 中興成名
抑抑秩秩 詩詞云云 惟斯賢后 可以是鳴

齊桓衛姬

衛姬者衛侯之女齊桓公之夫人也桓公好淫樂衛姬為之不聽鄭衛之音桓公用管仲甯戚行霸道諸侯皆朝而衛獨不至桓公與管仲謀伐衛朝入閨衛姬望見桓公脫簪珥解環佩下堂再拜曰願請衛之罪桓公曰吾與衛無故姬何請邪對曰妾聞之人君有三色顯然喜樂容貌淫樂者鐘鼓酒食之色寂然清靜意氣沉抑者喪禍之色忿然充滿手足矜動者攻伐之色今妾望君舉趾高色厲音揚意在衛也是以請也桓公許諾明日臨朝管仲趨進曰君之蒞朝也恭而氣下言則徐無伐國之志是釋衛也桓公曰善乃立衛姬為夫人號管仲為仲父曰夫人治內管仲治外寡人雖愚足以立於世矣君子謂衛姬信而有行詩曰展如之人兮邦之媛也

頌曰

齊桓衛姬 忠欵誠信 公好淫樂 姬爲修身
望色請罪 桓公加焉 厥使治內 立爲夫人

贊曰

賢矣衛姬 不聽溺音 望君伐色 解難於親
管仲同指 內外分經 幸哉齊桓 有是夫人

晉文齊姜

齊姜齊桓公之宗女晉文公之夫人也初文公父獻公納驪姬譖殺太子申生文公號公子重耳與舅犯奔狄適齊齊桓公以宗女妻之遇之甚善有馬二十乘將死於齊曰人生安樂而已誰知其他子犯知文公之安齊也欲行而患之與從者謀於桑下先蠶妾在

焉妾告姜氏姜殺之而言於公子曰從者將以子行聳者吾已除之矣公子必從不可以貳貳無成命自子去晉晉無寧歲天未亡晉有晉國者非子而誰子其勉之上帝臨子貳必有咎公子曰吾不動必死於此矣姜曰不可周詩曰莘莘征夫每懷靡及夙夜征行猶恐無及况欲懷安將何及矣人不求及其能及亂不長世公子必有晉公子不聽姜與舅犯謀醉載之以行酒醒公子以戈逐舅犯曰若事有濟則可無所濟吾食舅氏之肉豈有饜哉遂行過曹邾鄭楚而入秦秦穆公乃以兵內之於晉晉人殺懷公而立公子重耳是爲文公迎齊姜以爲夫人遂伯天下爲諸侯盟主君子謂齊姜潔而不瀆能育君子於善詩曰

彼美孟姜可與寤言此之謂也

頌曰

齊姜公正 言行不怠 勸勉晉文 反國無疑

公子不聽 姜與犯謀 醉而載之 卒成霸基

贊曰

公子安齊 姜氏勉晉 周詩歌之 征行莫聽

醉載之謀 戈逐已定 遂霸主盟 為彼美盛

秦穆公姬

穆姬者秦穆公之夫人晉獻公之女太子申生之同母姊與惠公異母賢而有義獻公殺太子申生逐群公子惠公號公子夷吾奔梁及獻公卒得因秦立始即位穆姬使納群公子曰公族者君之根本惠公不

用又背秦賂晉饑請粟於秦秦與之秦饑請粟於晉晉不與秦遂興兵與晉戰獲晉君以歸秦穆公曰掃除先人之廟寡人將以晉君見穆姬聞之乃與太子瑩公子弘與簡璧衰經履薪以迎旦告穆公曰上天降災使兩君罷以玉帛相見乃以興戎婢子娣姒不能相教以辱君命晉君朝以入婢子夕以死惟君其圖之公懼乃舍諸靈臺大夫請以入公曰獲晉君以功歸今以喪歸將焉用遂改館晉君饋以七牢而遣之穆姬死穆姬之弟重耳入秦秦送之晉是為晉文公太子瑩思母之恩而送其舅氏也作詩曰我送舅氏曰至渭陽何以贈之路車乘黃君子曰慈母生孝子詩云敬慎威儀維民之則穆姬之謂也

頌曰

秦穆夫人 晉惠之姊 秦執晉君 夫人流涕
痛不能救 乃將赴死 穆公義之 遂釋其弟

贊曰

惠公拒善 遂結秦讐 廟見之危 穆姬敬信
靈臺改館 得以反晉 思恩送舅 後徵孝瑩

楚莊樊姬

楚姬者楚莊王之夫人也莊王即位好狩獵樊姬諫
不止乃不食禽獸之肉王改過勤於政事王嘗聽朝
罷晏姬下殿迎曰何罷晏也得無饑倦乎王曰與賢
者語不知饑倦也姬曰王之所謂賢者何也曰虞丘
子也姬掩口而笑王曰姬之所笑何也曰虞丘子賢

則賢矣未忠也王曰何謂也對曰妾執巾櫛十一年
遣人之鄭衛求美人進於王今賢於妾者二人同列
者七人妾豈不欲擅王之愛寵乎妾聞堂上蕪女所
以觀人能也妾不能以私蔽公欲王多見知人能也
妾聞虞丘子相楚十餘年所薦非子弟則族昆弟未
聞進賢退不肖是蔽君而塞賢路知賢不進是不忠
不知其賢是不智也妾之所笑不亦可乎王悅明日
王以姬言告虞丘子丘子避席不知所對於是避舍
使人迎孫叔敖而進之王以爲令尹治楚三年而莊
王以霸楚史書曰莊王之霸樊姬之力也詩曰大夫
夙夜無使君勞其君者謂女君也又曰溫恭朝夕執
事有恪此之謂也

頌曰

樊姬謙讓 靡有嫉妬 薦進美人 與已同處
非刺虞丘 蔽賢之路 楚莊用焉 功業遂霸

贊曰

楚莊樊姬 諫獵止味 朝罷之問 虞丘乃暨
有賢叔傲 知而復蔽 令尹霸楚 所由以致

周南之妻

周南之妻者周南大夫之妻也。大夫受命平治水土。過時不來。妻恐其懈於王事。蓋與其鄰人陳素所與。大夫言國家多難。惟勉強之。無有譴怒。遺父母憂。昔舜耕於歷山。漁於雷澤。陶於河濱。非舜之事。而舜為之者。為養父母也。家貧親老。不擇官而仕。親操井臼。不擇妻而娶。故父母在。當與時小同。無虧大義。不惟患害而已。夫鳳凰不離於蔚羅。麒麟不入於陷穽。蛟龍不及於枯澤。鳥獸之智。猶知避害。而況於人乎。生於亂世。不得道理。而迫於暴虐。不得行義。然而仕者。為父母在故也。乃作詩曰。魴魚頰尾。王室如毀。雖則如毀。父母孔邇。蓋不得已也。君子以是知周南之妻。而能匡夫也。

頌曰

周大夫妻 夫出治土 維戒無怠 勉為父母
凡事遠周 為親之在 作詩魴魚 以救君子

贊曰

平治有任 王事在夫 妻有勉言 譴怒當無

為親而仕 避害是圖 三靈之智 處亂異乎

宋鮑女宗

女宗者宋鮑蘇之妻也。養姑甚謹。鮑蘇仕衛三年而娶外妻。女宗養姑愈敬。因往來者。請問其夫。賂遺外妻甚厚。女宗媢謂曰。可以去矣。女宗曰。何故。媢曰。夫人既有所好。子何留乎。女宗曰。婦人一醮不改。夫死不嫁。執麻泉治。絲繭織紉。以供衣服。以事夫室。澈漠酒醴。羞饋食。以事舅姑。以專一為貞。以善從為順。豈以專夫室之愛為善哉。若其以淫意為心。而扼夫室之好。吾未知其善也。夫禮天子十二。諸侯九。卿大夫三。士二。今吾夫誠士也。有二不亦宜乎。且婦人有七見去。夫無一去。義七去之道。媢正為首淫。僻竊盜長舌。驕侮無子。惡病皆在其後。吾媢不教。吾以居室之禮。而反欲使吾為見棄之行。將安所用。此遂不聽事。姑愈謹。宋公聞之。表其閭。號曰女宗。君子謂女宗謙而知禮。詩云。令儀令色。小心翼翼。古訓是式。威儀是力。此之謂也。

頌曰

宋鮑女宗 好禮知理 夫有外妻 不為變已
稱引婦道 不聽其媢 宋公賢之 表其閭里

贊曰

宋女貞順 惟姑謹事 鮑蘇外娶 媢言弗顧
士二推禮 去義首媢 表閭美號 君子為慕
晉趙衰妻

晉趙衰妻者晉文公之女也號趙姬初文公爲公子時與趙衰奔狄狄人入其二女叔隄季隄於公子公以叔隄妻趙衰生盾及反國文公以其女趙姬妻趙衰生原同屏括樓嬰趙姬請迎盾與其母而納之趙衰辭而不敢姬曰不可夫得寵而忘舊舍義好新而嫚故無恩與人勤於隘厄富貴而不顧無禮君棄此三者何以使人雖妾亦無以待執巾櫛詩不云乎采葑采菲無以下體德音莫違及爾同死與人同寒苦雖有小過猶與之同死而不去況於安新忘舊乎又曰讌爾新婚不我屑以蓋傷之也君其逆之無以新廢舊趙衰許諾乃逆叔隄與盾來姬以盾爲賢請立爲嫡子使三子下之以叔隄爲內婦姬親下之及盾爲正卿思趙姬之讓恩請以姬之中子屏括爲公族大夫曰君姬氏之愛子也微君姬氏則臣狄人也何以至此成公許之屏括遂以其族爲公族大夫君子謂趙姬恭而有讓詩曰溫溫恭人維德之基趙姬之謂也

頌曰

趙衰姬氏 制行分明 身雖尊貴 不妬偏房
躬事叔隄 子盾爲嗣 君子美之 厥行孔備

贊曰

趙姬之讓 有心不妬 迎盾叔隄 舊無新廢
惟其下之 嫡子內婦 報於屏括 大夫克副
陶答子妻

陶大夫答子妻也答子治陶三年名譽不與家富三倍其妻數諫不用居五年從車百乘歸休宗人擊牛而賀之其妻獨抱兒而泣姑怒曰何其不祥也婦曰夫子能薄而官大是謂嬰害無功而家昌是謂積殃昔楚令尹子文之治國也家貧國富君敬民戴故福結於子孫名垂於後世今夫子不然貪富務大不顧後害妾聞南山有玄豹霧雨七日而不下食者何也欲以澤其毛而成文章也故藏而遠害犬彘不擇食以肥其身坐而湏死耳今夫子治陶家富國貧君不敬民不戴敗亡之徵見矣願與少子俱脫姑怒遂棄之處暮年答子之家果以盜誅唯其毋老以免婦乃與少子歸養姑終卒天年君子謂答子妻能以義易利雖違禮求去終以全身復禮可謂遠識矣詩曰百爾所思不如我所之此之謂也

頌曰

答子治陶 家富三倍 妻諫不聽 知其不改
獨泣姑怒 送厥毋家 答子逢禍 復歸養姑

贊曰

治陶無名 答子有過 妻抱兒泣 彼昏宗賀
玄豹自處 犬彘弗顧 誅禍之餘 養姑歸護

柳下惠妻

魯大夫柳下惠之妻也柳下惠處魯三黜而不去憂民救亂妻曰無乃瀆乎君子有二耻國無道而貴耻也國有道而賤耻也今當亂世三黜而不去亦近耻

也。柳下惠曰：油油之民將陷於害，吾能以乎？且彼爲彼，我爲我，彼雖裸裎，安能汚我？油油然與之處，仕於下位，柳下旣死，門人將誄之，妻曰：將誄夫子之德耶？則二三子不如妾知之也。乃誄曰：夫子之不伐兮，夫子之不竭兮，夫子之信誠而與人無害兮，屈柔從容，不强察兮，蒙耻救民德彌大兮，雖遇三黜紂不蔽兮，愷悌君子永能厲兮，嗟呼惜哉，乃下世兮，庶幾遐年，今遂逝兮，嗚呼哀哉，魂神泄兮，夫子之謚宜爲惠兮，門人從之以爲誄，莫能竄一字，君子謂柳下惠妻能光其夫矣。詩曰：人知其一，莫知其他，此之謂也。

頌曰

下惠之妻

賢明有文

柳下旣死

門人必存

將誄下惠

妻爲之辭

陳列其行

莫能易之

贊曰

柳下之見

匪瀆乃耻

三黜不去

爲民以止

終於下位

妻誄其死

門人從之

稱惠萬祀

魯黔婁妻

魯黔婁先生之妻也。先生死，曾子與門人往弔之，其妻出戶，曾子弔之上堂，見先生之尸在牖下，枕墊席，橐緼袍不表，覆以布被，手足不盡斂，覆頭則足見，覆足則頭見。曾子曰：斜引其被則斂矣。妻曰：斜而有餘，不如正而不足也。先生以不斜之故，能至於此生時不邪死而邪之，非先生意也。曾子不能應，遂哭之曰：嗟乎！先生之終也，何以爲謚？其妻曰：以康爲謚。曾子

曰先生在時食不充口衣不蓋形死則手足不斂旁無酒肉生不得其美死不得其榮何樂於此而謚為康乎其妻曰昔先生君嘗欲授之政以為國相辭而不為是有餘貴也君嘗賜之粟三十鍾先生辭而不受是有餘富也彼先生者甘天下之淡味安天下之卑位不戚戚於貧賤不忻忻於富貴求仁而得仁求義而得義其謚為康不亦宜乎曾子曰唯斯人也而有斯婦君子謂黔婁妻為樂貧行道詩曰彼美泚姬可與寤言此之謂也

頌曰

黔婁既死 妻獨主喪 曾子弔焉 布衣褐衾
安賤甘淡 不求豐美 尸不揜蔽 猶謚曰康

贊曰

黔婁之尸 覆被乃餘 斜引之語 參賢何其
生死一意 厥常不移 用康為謚 卒定於妻

齊相御妻

齊相晏子僕御之妻也號曰命婦晏子將出命婦窺其夫為相御擁大蓋策駟馬意氣洋洋甚自得也既歸其妻曰宜矣子之卑且賤也夫曰何也妻曰晏子長不滿三尺自相齊國名顯諸侯今者吾從門間觀其志氣恂恂自下思念深矣今子身長八尺乃為之僕御耳然子之意洋洋若自足者妾是以去也其夫謝曰請自改何如妻曰是懷晏子之智而加以八尺之長也夫躬仁義事明主其名必揚矣且吾聞寧榮

於義而賤不虛驕以貴於是其夫乃深自責學道謙遜常若不足晏子恠而問其故具以實對於是晏子賢其能納善自改升諸景公以為大夫顯其妻以為命婦君子謂命婦知善故賢人之所以成者其道博矣非特師傳朋友相與切磋也妃匹亦居多焉詩云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言當常嚮為其善也

頌曰

齊相御妻

匡夫以道

明言驕恭

恂恂自效

夫改易行

學問靡已

晏子升之

列於君子

贊曰

相御之驕

為妻所窺

恂恂晏子

貴顯自如

借以箴夫

深責化移

升諸大夫

命婦方知

楚接輿妻

楚狂接輿之妻也接輿躬耕以為食楚王使使者持金百鎰車二駟往聘迎之曰王願請先生治淮南接輿笑而不應使者遂不得與語而去妻從市來曰先生以而為義豈將老而遺之哉門外車跡何其深也接輿曰王不知吾不肖也欲使我治淮南遣使者持金駟來聘其妻曰得無許之乎接輿曰夫富貴者人之所欲也子何惡我許之矣妻曰義士非禮不動不為貧而易操不為賤而改行妾事先生躬耕以為食親績以為衣食飽衣暖據義而動其樂亦自足矣若受人重祿乘人堅良食人肥鮮而將何以待之接輿曰吾不許也妻曰君使不從非忠也從之又違非義

也不如去之夫負釜甑妻戴紅羅變名易姓而遠徙莫知所之君子謂接輿妻爲樂道而遠害夫安貧賤而不怠於道者唯至德者能之詩曰肅肅兔置椽之丁丁言不怠於道也

頌曰

接輿之妻 亦安貧賤 雖欲進仕 見時暴亂
楚聘接輿 妻請避館 戴紅易姓 終不遭難

贊曰

淮南之聘 接輿不行 妻疑車跡 夫以許聞
先禮爲言 忠義後分 負戴徒避 遠害爲心

楚老萊妻

楚老萊子之妻也萊子逃世耕於蒙山之陽葭墻蓬

室木牀著席衣緼食菽墾山播種人或言之楚王曰老萊賢士也王欲聘以璧帛恐不來楚王駕至老萊之門老萊方織畚王曰寡人愚陋獨守宗廟願先生幸臨之老萊子曰僕山野之人不足守政王復曰守國之孤願變先生之志老萊子曰諾王去其妻戴畚萊挾薪樵而來曰何車迹之衆也老萊子曰楚王欲使吾守國之政妻曰許之乎曰何妻曰妾聞之可食以酒肉者可隨以鞭捶可授以官祿者可隨以鈇鉞今先生食人酒肉受人官祿爲人所制也能免於患乎妾不能爲人所制投其畚萊而去老萊子曰子還吾爲子更慮遂行不顧至江南而止曰鳥獸之解毛可績而衣之据其遺粒足以食也老萊子乃隨其妻

而居之民從而家者一年成落三年成聚君子謂老萊妻果於從善詩曰衡門之下可以棲遲泌之洋洋可以療饑此之謂也

頌曰

老萊與妻 逃世山陽 蓬蒿為室 莞葭為蓋

楚王聘之 老萊將行 妻曰世亂 乃遂逃亡

贊曰

王駕至門 織春安思 守國者請 守政者辭

妻移夫意 江南是之 衣解食遺 民聚成時

楚於陵妻

楚於陵子終之妻也楚王聞於陵子終賢欲以為相使使者持金百鎰往聘迎之於陵子終曰僕有箕箒

之妾請入與計之即入謂其妻曰楚王欲以我為相遣使者持金來今日為相明日結駟連騎食方丈於前可乎妻曰夫子織屨以為食非與物無治也左琴右書樂亦在其中矣夫結駟連騎所安不過容膝食方丈於前甘不過一肉今以容膝之安一肉之味而懷楚國之憂其可樂乎亂世多害妾恐先生之不保命也於是子終出謝使者而不許也遂相與逃而為人灌園君子謂於陵妻為有德行詩云愔愔良人秩秩德音此之謂也

頌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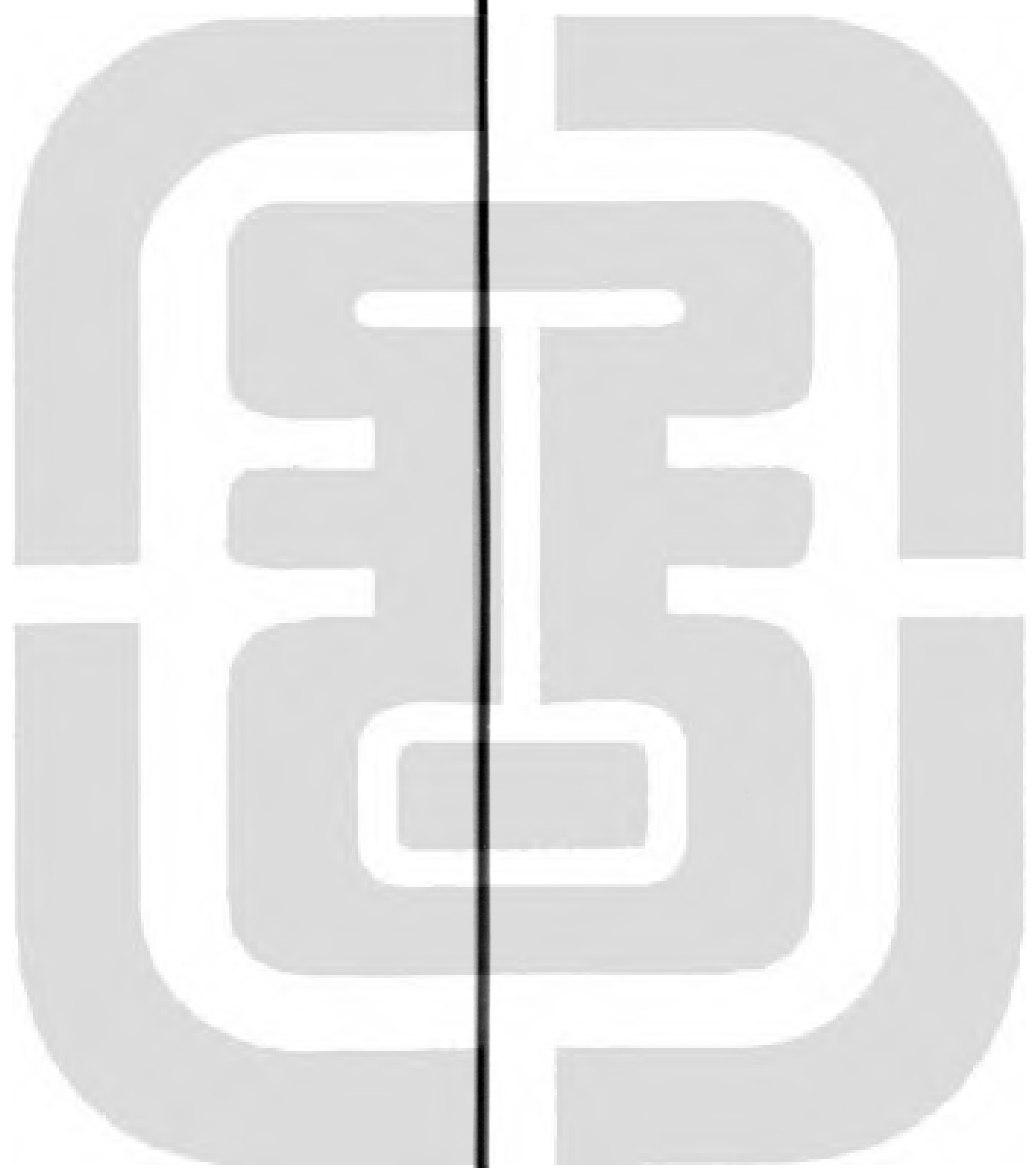
於陵處楚 王使聘焉 入與妻謀 懼世亂煩

進往遇害 不若身安 左琴右書 為人灌園

贊曰

楚相重聘 子終謀妻 云自有樂 織屨琴書
天命是保 謝使幽棲 灌園乃逃 君子稱與

劉向古列女傳卷之二



天
文
學
史
二

